

書評：論大陸學人文庸先生所著《人間的耶穌》

區華勝

書名：《人間的耶穌》

作者：文庸

出版社：今日中國出版社

出版日期：一九九五年二月第一版

頁數：一百六十九頁

某天，香港聖神研究中心來了一通電話，告訴有人送了一本書給我。過了不久，我果然收到了文庸先生新著（一九九五）的《人間的耶穌》，裡面附有作者本人的署名及名片。本書由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出版。我與文庸先生從未謀面，但他的大名

我早已熟識，因為他發表過好幾部有關基督教會的著作。文庸先生目前是中國宗教學會理事、舊金山大學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及北京外國語大學東歐研究室合作研究員，又與美籍耶穌會馬愛德神父（Edward J. Malatesta）一同任上述出版社《宗教文化叢書》「望德專輯」的常務編委。

本書篇幅不大，約十萬字，共一百六十八頁。當我讀畢全書之後，驟然來了個要為它寫評論的念頭，一來為答謝作者贈書的美意；二來因念及馬神父是我在羅馬聖經學院唸書時的學長；或許兩人都想知道我對本書有何意見。姑勿論這個猜想對與否，

我感覺本書總是值得向國人介紹的。

它是一本由中國學者撰寫有關耶穌的書，而這位學者又是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裡土生土長的。看來作者不是基督徒，但可貴的是，他對耶穌到處表露出尊敬和好感，我想基督教會人士也應以同樣的善意閱讀本書。其次，本書取名《人間的耶穌》，顧名思義，作者刻意從純本性及歷史的立場，而不是從超性及信仰的角度去了解耶穌。不過，這樣也有它的好處。

誠然，信仰並不源自理性，但亦不反對理性。如理性能給予信仰解釋，則信仰不應拒絕理性的服務，否則信仰會易於動搖。一如生命的規律，信仰的成長也要按步就班，不能急蹴。比如說「耶穌承行天父的旨意，甘心受苦受難救贖人罪」，這是基督教會信仰的道理。但人會問：死的方式有這麼多，為何耶穌要受十字架的苦刑？又耶穌的苦難既然是出自聖父的旨意，那麼加略人猶大豈不成了無辜？諸如此類的問題就會一一浮現。可見不求甚解的信

仰並不是沒有問題的。

理性與信仰之互求協調，所謂「理解是爲了信仰，信仰是爲了理解」(intelligo ut credam, credo ut intelligam)是推動西方神學這個龐大思想體系的原動力。文庸先生強調的是理性的一面，我們應重視他的貢獻。對耶穌人性深入的了解可以幫助我們以更具體和落實的態度去處理教會目前一些迫切的問題，如意識、體制、人際關係等。最後，作者未下筆前，曾參考過好幾部天主教及基督教學者的著作，同時又把這些消化了的資料向一些高等學院的學生作了介紹，獲得不錯的回應。本書的作者無形中成了一位「傳道人」。傳道人是中介人，他不但把他要傳的訊息傳給他的聽眾，也要知道他的聽眾能了解多少和接受多少。文庸先生就做過了這樣的嘗試，他的這部書顯然不是從象牙塔裡走出來的作品。

《人間的耶穌》全書分六書。第一章介紹猶太民族的歷史背景，特別是公元一世紀二十年代的經

濟及社會狀況，好能由此襯托出它對「彌賽亞」的期望。第二章講論施洗者約翰與耶穌的關係。第三、四、五章論述的是「天國」。第六章是很短的「尾聲」，描述耶穌離世後教會的誕生及其發展。由此可見，全書的主力是集中於天國的闡釋，而耶穌一生的使命就在於宏揚天國。天國是依上主旨意而建立的一個沒有貧富差別、人人平等、彼此相愛的社會，而上主的旨意就是愛。文庸先生不見得反對天國的超脫性及來世性，但他所關注及強調的顯然是天國的入世性及現實性。不過他並沒有扭曲耶穌訓導的中心思想，反之更能把這思想突顯出來，使耶穌更接近人間，正所謂「道不遠人」。新約中不少章節都給我們證實了這點，如瑪竇福音廿五：31-46；羅馬人書十三：8-10；雅各伯書一：26-11；26；若望壹書二：3-11等。

綜合說來，文庸先生的《人間的耶穌》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 既保守又不拘謹，既忠實卻又不拘泥。

這是對處理四部福音編排的次序及所用的文句而言的。舉例說，作者並沒有為瑪竇福音及路加福音首兩章的資料作任何交代，卻只選了後者二章三節後一段大事發揮（頁26-35），甚至為了描述生動起見還加了不少虛構材料。作者為何對這一段這麼寵愛有加？另外他又說施洗者約翰是耶穌的表哥。在編排次序方面，作者還用已往縱橫交錯的方式同時處理若望福音和對觀福音，這樣難怪他認為有兩回清理聖殿的事（頁45-46；頁134-136）。作者這麼說固然有他的理由，不過卻缺乏近代聖經批判學的依據。作者又以若望福音、若望書信、默示錄均為約翰（若望）宗徒一人的作品（頁57），這種說法為今天的學者頗有問題。

文庸先生最成功的地方，恐怕是他對福音比喻的歸類及安排的處理吧。福音記載的比喻原是長短不等的獨立游離的單元，每位福音的作者各依其「所好」把這些單元如棋子、如積木般連接起來。文庸先生以天國的發展為主題把這些比喻連貫起來，

予人一個循序漸進以達於高潮的感覺。

福音中不單只比喻，就連耶穌的行事和箴言也多是獨立游離的，而且還很簡潔。爲了使敘事的鋪陳更通暢，爲了使不諳聖經背景的讀者更易了解，文庸先生在某些地方作了些大膽的補充、演繹或推測，不過他立即註明「聖經上沒有這段記載」。（頁30, 38, 41, 45, 114, 118等）

對福音書中耶穌的言論，文庸先生多是平鋪直陳，但有時亦大幅採用「意譯」（paraphrasing），而且相當成功，能勾引出其精義。今試舉約翰福音四章21節後耶穌回答撒瑪利亞婦人的話爲例：（頁50）

耶穌很認真地回答說：「你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猶太人主張只能在耶路撒冷敬拜上帝，撒瑪利亞人則主張在基利心（革黎斤）山上敬拜上帝。依我看，你們都不對又都對。你們之所以都不對，是因為你們認為上帝受時間、空間的限制，只能在一個地方，所以猶太

人認為敬拜上帝只能在耶路撒冷，而撒瑪利亞人則認為只能在基利心山，這樣就都錯了。實際上，上帝是無所不在的，他既在耶路撒冷，也在基利心山，所以，既可以在耶路撒冷敬拜他，也可以在基利心山上敬拜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你們又都沒有錯。關鍵的問題是應該如何認識上帝。上帝是靈，凡真心敬拜他的，必須用心靈按真理來敬拜他。至於在什麼地方，用什麼方式敬拜他，都是次要的問題。」

文庸先生在處理耶穌的言行時，間中採用的這種「自由」是可以容許的，因爲我們已有了前例，四部福音的作者自己首先用過了。猶太教經師對舊約的聖經也採取過同樣的態度，結果在敘述方面，我們今日有 Midrash（米德拉西是猶太教講解聖經的佈道書，成於二至十一世紀），在譯經方面，則有 Targum（塔古姆指希伯來聖經的亞蘭文意譯本，用於猶太教後期的會堂禮拜儀式。）這些都是實證。此外，教會歷來一些神秘者和神視者如安娜·加大

利納·艾曼麗 (Anna Katharina Emmerick)、德萊沙·牛曼 (Theresa Neumann)、華多爾達 (Valorta) 等人有關耶穌在世言行的紀錄又何嘗沒有用到這種自由？

(二) 淡化超越性及奇蹟的記載。耶穌不但講論天主的國，而且還作過一些奇能異事以說明天國的臨在。在耶穌傳教生涯中，講道與奇蹟是密不可分的。在時人的心目中，耶穌是一位具有特殊神能的人物。文庸先生在《人間的耶穌》沒有避開談奇蹟的事，但有把它淡化的趨勢。這種處理福音奇蹟記載的手法有時是恰當的，有時卻頗有問題。

作者在講述耶穌受洗及受誘惑時，把聖經記載的「現象」轉化為內心進展的一種過程，是當代釋經學者所倡議的，也易為一般人理解。(頁38及以後) 但當作者敘述「增餅奇蹟」，說群眾因受耶穌教訓的感動，紛紛把自己隨身帶著的食物拿出來與大家分享；(頁70) 又描述「耶穌變像」時，以晚霞透過雲隙射在耶穌身上來作解釋(頁119-120)，

則未免不是過份理性化，同時也是十九世紀自由基督派神學家的推論，恐怕難為今日學者接受。作者在自序中說，他的朋友馬愛德博士不完全同意他的觀點，但他沒有指明哪些觀點，照我推測，這恐怕是其中一項吧。

除此以外，文庸先生也談到了好幾種耶穌治病的奇蹟：精神崩潰(魔鬼附身)、癩病或麻瘋病、癱瘓病、眼睛失明、血漏病。(頁59-64) 但都以概括性的方式略略帶過。至於其他涉及自然界力量的奇蹟如平息風浪、在海面上行走、捕魚的神奇收獲、變水為酒及使死人復活等則避而不談，沒有交代，點嫌偏頗。至於奇蹟中最大的奇蹟——耶穌本人的復活——更是隻字不提。

不過我們沒有理由責怪文庸先生，因為他是以非信徒的身份向一般人介紹《人間的耶穌》——歷史中的耶穌。四部福音記載的奇蹟是這麼糾纏複雜，其中有舊約的前例及典故(如詩篇八十九：9；出埃及記十六；以賽亞書四十一：7、六十一：1-2；

列王紀下四至五等)又有教會對復活基督信仰的反省及倒敘，以致連身為信徒的學者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去處理。(註一)至於耶穌復活的關鍵問題，(註二)今日一般的釋經學者都認為它不屬歷史的範圍，故在研究歷史中的耶穌時，都不予以討論。(註三)

(三)對一般難明而引起疑難的章節能給以深入淺出、言簡意賅的說明。舉例說，在描述「清理聖殿」時，作者劈頭就說明了是在外邦人院子裡進行，(頁卅及以後)「小孩子」不一定指年歲少的兒童，而是代表沒有社會地位的小兄弟。(頁96及以後)此外，關於耶穌受誘惑(頁36及以後)、行醫傳教(頁59及以後)、「天國在人心裡」(頁86-87)、耶穌自我犧牲的決定(頁123-124)、該撒的回頭悔改(頁125及以後)都有精闢獨到、令人讚賞的描述。我們試選以下一段有關天國的描寫作為例子吧：

在耶穌看來，天國是上帝的旨意在人類社

會中的貫徹執行，是上帝的計劃在人類歷史中的實現。歷史是發展的，人心是變化的，天國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在某個歷史時期，由於人的順從，天國在某種程度上以某種形式實現了，而在另一個歷史時期，由於人的背離，天國在某種程度上以某種形式倒退了。實現與倒退的關鍵在於人是否悔改接受上帝，讓上帝主宰自己的生活。天國降臨的標準是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的程度。所以，天國既是一種期望，又是一種實現；既是看不見的抽象存在，又是存在於某一時間、地點的客觀實體；既存在於這世界上，又不屬於這世界。

總而言之，文庸先生的《人間的耶穌》既不是純研究性的學術著作，也不是一部純虔信性的靈修作品，而是一部介乎兩者之間的一般性的宗教讀物，略帶一點文藝色彩。它不難使我們想起意大利人巴比尼(Papini)或美人奧斯婁(Ouslar)的耶穌傳。不過我們要記住；它是一部由中國人為一般中

國人寫的耶穌傳，（註四），它的主要對象是中國人，而它所用的語氣和表達方式也完全是中國人的。我敢保證，它將是一部使人獲益良多的書：教會外的人可用它作為認識耶穌及基督教會的入門輔導，教會內的人可用它作為傳道講經的示範參考。

註 釋：

三·德國慕尼黑大學新經教授 Joachim Gnika 神父著，Jesus von Nazareth. Botschaft und Geschichte, Herder, 1990, 在第十一章討論耶穌復活時，只用了兩頁紙的篇幅（頁319-320），他說：「被釘者從死人中復活的歷史已不屬於拿撒勒耶穌人世間的歷史，是以無需也不可能在此討論。」

一·可參閱 Michael Grant, Jesu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7; Humphrey Carpenter, Jesus, Oxford Univ. Press, 1980（有關後者，筆者曾於《見證》月刊一九八九年188、189期「由一化三的耶穌」作過介紹，論述「奇蹟」的篇章。

四·近年來，歐美學者對研究「歷史耶穌」的興趣不但不見減少，反有越來越濃的趨勢，其中包括：E.P. Sanders, The Historical Figure of Jesus, Allen Lane, Penguin Press, 1993; Rudolf Hoppe, Jesus. Von der Krippe an den Galgen, Stuttgart: KBW, 1996等等。

二·一九九六年四月八至十日，美國一群聖經學者七十餘人，曾集合研討這個問題，但他們對復活的解釋意見紛紜，莫衷一是，見The Tablet, 20, April, 1996, P.526。